無邪堂答問

無邪堂答問卷四

汪鸞翔字鞏蒼臨桂人問西銘　答西銘舉仁之全體善體會則易流於兼愛故程子特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欲人之善會其意也聖門言仁於顏子曰克己復禮宋儒去私之說本之古注訓克己爲約身仍與去私意近特內外微顯之別耳克之訓勝經典達詁左傳楚靈王不能自克杜注亦訓克爲勝正義引劉光伯之說集注本之心苟多欲何以約身故學者克治己私最宜勇猛此斬關奪隘工夫於仲弓曰見賓承祭宋儒主敬之說本之其他曰先難後獲曰爲難言訒曰居處恭執事敬曰恭寬信敏惠多言審端致力之事而於子貢之博施濟眾則告以能近取譬此意惟孟子闡發最詳其言四端擴充操存舍亡人可爲堯舜之類皆求仁之方也親親仁

民仁民愛物差等秩然與孔子近譬之言若合符節能知此義則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之至私卽天下之至公也若但以博愛爲仁而不明理一分殊之旨則其勢必有所窮而煦煦之仁起矣孟子推兼愛之弊至於無父言似過激今觀釋氏之書摩西之教而其言驗矣擇術可不愼歟

問氣節似亦但全德中之一事　答內蘊義理則外發而爲氣節故孟子養氣之功必曰集義義理非徒託空談卽事卽物義理存焉故宋儒以窮理訓格物氣節亦非可空談遇事乃見平日只有集義養氣之功無所爲氣節也高談氣節者不甚可信如義所當爲則爲之卽氣節也理所當言則言之卽氣節也在

己只見義理之當言當爲初無氣節之見存人之聞其風者乃稱之曰氣節氣節者人所加之名非己可以襲取也襲取焉則氣易餒而節不固矣氣之所以能不餒者以其於義理確有所見言之而犂然有當於人心行之而灼然不惑於利害此非精義窮理之功何以致之若激於一時而非裕於平日乃意氣也非氣節也詡詡然以此自矜乃客氣也尤非氣節也意氣有時或可成事客氣則無不僨事三代時本無氣節之名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必言氣節而氣節自在其中達則兼善窮則獨善兼善獨善之量畢生戰兢惕厲寡悔寡尤猶未知能否副其萬一而敢矜言氣節耶世所貴乎士者爲其好學力行知恥也三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兼此三者乃不至恃血氣以爲勇世儒但以博學

為貴思辨之功不講久矣善乎陸桴亭之以思辨名其書也辨謂辨之於己非謂與人爭勝聖人且以學之不講為憂朋友講習去其非而擇其是勸善規過友所以列於五倫近人必欲以因噎廢食乃并此而諱言之則其傲很自是又奚責焉

氣節自名其中已大不可問此有識者所深恥尚何議之足云當盛隆時上以誠求士士以誠憂國上下交而其志同至於上下不交而士之守死善道者乃不得已而以氣節見以氣節見則士之不幸而實國之大不幸也尚忍言氣節乎哉

問氣節與驕傲相近而大相反人或以兀驁不羈為氣節恐誤

答氣節與驕傲堅忍與柔靡皆判然二事以兀驁不羈為氣節誤之甚者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斯乃眞氣節平日惟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間講究分明有皎然不欺之志有卓然不懼之概身體力行操之者熟猶懼其臨事或有

迷謬也而可以兀驁不羈當之乎且兀驁不羈之徒亦正有辨有本自性生者有矯爲簡傲者其本諸性生者平時負氣凌人臨事或亦能激於義憤此質偏而未學君子猶節取之且不可不孰察之衆惡必察此亦其一若徒恃虛憍之氣中不足而張皇於外吾未見矯爲簡傲者之能善其後也雖然辭受取予出處進退夫豈易言非見理明而應機決者安能處之至當故又貴有窮理之功養氣之學孟子之集義卽宋儒之窮理也孔子之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卽孟子之知言養氣也二語本薛文淸讀書錄第文淸未及仁不憂一節耳彼鹵莽滅裂者烏乎知之

問律己宜嚴而待人宜寬不特寡怨似亦可弭吾驕　答寬以

待人胸中可不至日生荊棘豈獨寡怨乃養心之方也律己嚴而待人寬此一定不易之理然一於寬則易流其中又自有界限凡人偶有一得而驕只是不讀書多讀則氣自平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何驕之有惟驕之溢於外者易除伏於中者難去矜伐之意稍萌學問卽難長進此返之於身可默驗而自知者若夫趾高氣揚見之令人嘔噦斯乃妄人取禍之道無足深論矣省察克治身體力行乃得讀書之益不然讀書雖多適足飾非長傲愈讀愈誤若胸羅萬卷而行止不檢或妄逞私臆輕詆昔賢雖謂之一字不識可也諸生當先戒此乃可為學

問事變之來非有才者莫能應而有才者每患無德有德者又往往無才要非才德兼全者不能馭羣才也聖人嘗歎才難豈

才固因時爲盛衰歟　答地以上皆天人物以外皆天塞乎天地之閒者氣也氣聚而才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剛有美有惡柔有美有惡才出於德莫之與匹才有美有惡德有美有惡如懿德凶德之類皆是道與德爲虛位故亦可爲不美之稱非若仁義之爲定名也大德馭小德大才馭小才古之人歟往往抑才而揚德非也今之人歟往往舍德而論才非也才有大小任有輕重任天下之重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合天下之才以爲才才斯大焉士之才者非其人弗爲用也士之才而德者非其人尢弗爲用也鶱焉長鳴求服鹽車上太行之阪與夫破觚爲圜投時好而意在乎濟其私者非才也自太古以至今日天地之氣無剎那之息生人之才無剎那之絕世治者才之拔世衰

者才之遇遇之又遇以亂其國故古之任才者在器其才而分任之才純者善矣純而大者善之善矣駁者常見而純者不常見小者常見而大者不常見駁者馭以羈靮而弗受也駁且大者馭以羈靮尤弗受也隆禮厚貌所以馭英賢推心置腹所以馭豪傑輕財重祿所以馭壯士審機應變所以馭小人小人之異異其心非異其才也才者小人所同心術君子所獨覩於其獨庶同者無遁情焉小人多於君子中材多於小人輕財重祿者馭中材非馭君子也馭小人而小人不盡為所馭也利也者小人之命也見利而輒攘身敗而名喪駔儈之張皇小人則竊笑於其旁小人之攘利也有進乎是者焉將欲攫之必故薄之將欲取之必姑拒之以恩為馭反為所馭恩威不測變化不一

則小人揣摩之術竭矣以是待君子君子望望然去之矣小人巧而君子拙小人華而君子質小人諛而君子直故人情莫不遠君子而親小人小人復工揣摩我惡巧則故爲拙訥以嘗之我惡華則駁爲質樸以中之我惡諛則貌爲戇直以炫之觀人於微固已然僅觀於其微而不復統核其生平則君子容亦有疏於防檢者小人更無不工於捺著者執一己之好惡以衡人未有不爲人所欺者也楊文定程功錄云取人以剛明爲最次則取其刻苦者又云天下之治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皆切要之言是故用才者視其識識有天有人才有天有人卓越者天畀之淵深者人爲之警敏者天畀之練達者人爲之善用才者使貪使詐可以禦敵不可以治國也治國有正道焉斤斤以爲明察察以爲智小人之智而君子

之棄也蓋古之亡國敗家未有不自賢其身者也未有不自賢其臣者也凡任事者大處著眼小處下手則可大可久其左右必有嚴憚之人苟無嚴憚之人則必有頤指氣使之人頤指氣使之人至距人於千里之外矣夫任天下之重非任一人之智也智有窮而人之伺我無窮以有窮應無窮殆矣積誠以感之大度以容之屏嗜欲以正之公好惡以服之服之者服以心非服以力也力則面從終凶心則膠漆終吉恩則黷威則渙恩以體其情威以警其慢是惟無權權之所在羣士湊焉故曰侯之門仁義存言乎其勢之所趨也術也者君子所以馭小人也可偶用而不可以爲常也小人術多而君子術寡以寡術禦多術危矣任大事與一邑一官異加醫師然牛溲馬勃皆當豫備攻

毒非烏喙不爲功而烏喙固非常用之品也專任智數者胡可藉口凡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安坐而論王道人人皆稷契也叔季人心傾軋者多使國事盡如家事何事不辦家事有難於國事者國事有難於家事者故古人當盤錯之交含詬忍尤必使此心可質諸鬼神而幷不求諒於天下後世非宏毅無以成大事也然苟非見理甚明與執拗者何以異知言窮理之功其可忽乎哉 自太古以至今日萃天下之才以爲才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吾聞之矣揚一己之才以屈天下之才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吾未之聞也若夫成敗利鈍天也非人也人也非天也吾盡吾才吾盡吾德吾盡吾心吾盡吾力而後乃今吾可言天運天之運有時事之來有機機在目目不明者不可以治軍目不

明者不可以用人目不明者不可以承天承天者中材可以集事昧機者豪傑不可言智是故爲國之道莫大乎因時時乎時乎迨天之未陰雨作詩者其有憂患乎

問黨錮諸君淸操亮節誠足令人興起然矯枉過正能無弊歟

答諸賢當分別觀之其更相標榜誠不免爲名所累然此壞於依附以立名之徒聲氣旣廣因緣並進其人本不足爲輕重張儉持議激切而事急亡命累及多人益見李元禮范孟博深識勁氣爲不可及也賈偉節說竇霍以救元禮而獨閉門以拒岑晊宜哉若陳李諸公身當其任力所能爲安得議以疾惡已甚事之不成則天也桓靈之世朝綱紊於上而風俗厚於下非諸賢力持淸議之效歟范史儒林傳及陳蕃左雄傳論持議甚

正日知錄已引之魏武取人不恤廉恥士風始變卒釀篡奪之禍紛紜至三四百年而未已然則諸賢之隱持世運爲何如懍懍焉皓皓焉與崐玉秋霜比質可也是時諸賢或死或廢朝綱解紐而卓然爲諸賢後勁者猶有盧侍中兩漢經學之盛至侍中而彰疾風勁草之節可謂不負所學矣

問後世之天下雖以儒術爲本然刑名法術殆亦不可偏廢與

答衰世之政多姑息又多虛浮故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斷不可少當盛隆時莫不如此然此本儒術中自有之義煦煦爲仁非眞儒術也欲兼名法恐不易言諸葛公明申韓古之最善用法家者若漢景宣二帝則已涼薄寡恩矣 呂氏呻吟語謂申韓亦聖人之一體非也陸淸獻三魚堂集已辨之

問凡太儉太剛太刻太傲之人似皆易流於不近情　答太儉者僞君子太剛者學君子而未至否亦好名之人若刻與傲則小人矣豈止於不近人情耶小人舉動有極近人情以欺君子者不可不察儉爲美德過則弊生故儉於己謂之儉儉於人謂之嗇嗇者不足論儉而過者非性安淡泊則欲以邀名其中又有等差取人當觀大節未可以是而遽信之素位而行處境者最宜致力可省卻無數矯揉造作凡矯揉造作者充其量可以行險儌幸蓋同此患得患失之心也

問獨行不懼四字固善然須以當言則言當行則行八字作注腳否則恐任意決裂多有不當　答獨行不懼本非鹵莽滅裂之謂惟其見理明而處之當故能獨行不懼不然意氣之私而

已何足當此古來安心爲小人者亦不甚多大抵見理不明自以爲是意見之私有以害之若恃此而以爲獨行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毀譽固不足計然不計流俗之毀譽則可倘持一自是之見而概以人言爲不足恤則亦終爲小人之歸而已王介甫爲考官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張方平知其必當誤國故學術貴正大不貴新異高明者最宜戒此

問人須有我在方足自立持身方有崖岸人所趨我不趨人所避我不避方不隨人轉移　答善哉言乎然天下亦有不妨其趨其避者須精義之學乃能辨之隨人轉移之非固不待言若不問理之當否但求與衆立異尤非也持身必有崖岸理尚未足能自立能不爲人轉移則不求異人而自異若必好爲崖岸

非儒者中正之道凡人內不足而後以氣淩人其好立崖岸之徒有本諸天性之剛者有出於識見之偏者亦有僞飾以欺人者不可不察

問人雖當平正通達似亦不可無奇崛盤鬱之氣寓乎其中

答奇崛盤鬱之氣斷不可少齷齪者流不可與入德爲其索索無眞氣也人不特立獨行未免虛生可惜此天之所與我者人皆有之世故日深斯眞氣日寡我但率性而行初非以此翹然自異於衆也以此自異則與齷齪者相去不能以寸是以君子貴學學則可底於俊偉光明不學則流於詭異堅僻詭異堅僻者其人亦多奇氣第一用於正一用於偏遂覺相去霄壤耳至大至剛之氣皆由奇崛盤鬱而充之或矜己以淩人是愎也非

剛也故血氣之氣不足貴必養之以道義而後可平其血氣學而至於能養斯可謂之善學矣奇崛盤鬱得之於天者多平正通達成之於學者多二者並行不悖亦合之始善人有血性才氣皆異於庸流顧或放言高論而實不可行或任其所發而莫能自遏此無學問之故也古人所謂學問者如此故博學審問之後必繼以慎思明辨而卒歸於篤行學所以為行之地也今以記誦考據為學問習焉不察學與行遂分為二矣聖人知委靡者不足任事而奇崛者易失之偏於是制為禮樂範之中和斯學者無誤用之聰明而國家可收得人之效樂經雖亡詩亦樂也朱子以和平通達堅定詳明釋論語蓋學詩學禮之益如此今學詩禮者但治訓詁名物其厭薄乎此者則又舍詩禮而

治易與春秋或自畫或躐等吾未見其可也詩者志之所之後人以風雲月露爲詩故其志蕩古人以溫柔敦厚爲教故其志微非心平氣和以求之不見也三百五篇趣昭事博可以周知人之情僞授政不達不足言詩平正而不通達猶無益耳苟徒恃其奇崛盤鬱而誤入歧趨或且流爲乖謬此質美而未學君子惜之苟自以爲平正通達而無奇崛盤鬱之氣貫乎其中將無往而不委靡齷齪此乃世俗之所貴君子恥之立身而尚此其人之志趣可知取友而尚此則諛言日至於耳其終不爲所賣者幾希

問凡事須行之於心而安若勉强遷就事後必有尤悔似不如行吾志之爲得　答此言固是無愧於心而安仍須有窮理之功

否則固執偏見者亦未嘗不自以爲行心所安也已心安而人心不安何可謂之心安理得是故平天下之道在乎絜矩

問人無論和與介均須獨行不懼有一自立之處方能置一切榮辱毀譽於度外而心地常坦然習之當卽養氣之功·答配義與道方能獨行不懼義之所在生死且非所計何論榮辱毀譽至接人則和之中自有介在所爲卑而不可踰也生斤斤於和介之辨是猶有和介之見者存須知接人以和持己以介介與和固並行不悖若已介而必以介責人則觸處荊棘天下大矣豈能人人盡如我意趣向旣殊敬而遠之可耳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

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韓詩外傳略同古今之至介者莫如夷齊至和者莫如柳下惠然有直道事人三公不易之節而後可言和有求仁得仁不念舊惡之心而後可言介二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宋儒中伊川以嚴厲名然每見人論前輩之短者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何等氣象潘四農養一齋劄記有云孟子論事極剛決然看愛人不親一章方知守道之嚴立心之厚不相悖也後之君子則異是故處士橫議而秦有焚坑之禍顧廚標榜而漢有黨錮之災災禍非君子所避也苟以此爲榮而或激成之則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在下者與在上者地位不同措施亦異匹夫而操揚淸激濁之權災必逮夫身漢魏時尚行鄉舉里選之法月旦之評猶可言也後人

而欲爲此思不出位之謂何

問人之德曩隨朋友爲轉移所處盡益友者其爲善也若水之就下也損益參半者爲善難爲惡易若無益有損則非上智鮮有不移者矣　答此語誠然然人之所以能取友者又貴有省身之功知言之學否則日與損友處而不自知彼友之賢者去我惟恐不速矣大抵友朋一事以氣類相感召其處己正者其取友必正然人之情僞百端往往有誤爲投契而受比匪之累者亦不可不察夫子論損益三友觀人之大較矣

問與人縱論自以爲不吝而不知驕已伏其中　答與人縱論稱心而言無所爲驕吝也一有矜心作意於其間則驕吝生矣然稱心而言之中自有謹言之道與恣肆刻薄者迴殊今羣居

講論非詭浪笑傲即譏議他人長短他人之長短於我何與我試自反其能盡免乎習非長傲日流於薄儇而不自知家語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

問今天算言推步而史書多言災異竊謂知推步之可據則必不肯信災異之說　答漢儒言詩言易言春秋言洪範皆詳災異用意至爲深遠爲人上者他無可懼惟此足以戒之推衍繁密乃多附會之詞末流之失耳聖人作春秋書日食書災變以天正王以王正諸侯斯上無失德之愆下無鬭干之患後人知以王正諸侯之義不知以天正王之義上益驕下益諂以致民隱不能上達夫民隱不上達豈國之福乎天下大矣而治亂則繫乎人君之一心所施至博所操至約心存寅畏則對越在天

上帝臨汝一切用人行政自刻刻不敢苟且故帝典必以欽始昊天則曰欽若人時則曰敬授今之歲差里差皆權輿於堯典分宅四方里差之法也詳紀中星歲差之法也唐書載一行厤議已援堯典以證歲差而近說尤爲詳備千古治厤之至精者孰有過於羲和而要以敬爲之本迅雷風烈必變斯烈風雷雨弗迷聖人畏天威故能承天眷也三代而降漢治最爲近古由其君臣上下曉然咸喻此意偶遇天變動色而相咨儆其下亦得以是爲進言之資閭閻疾苦無不上聞而臣工可免粉飾欺罔之弊逮其末造不言災異而言符瑞王莽遂移漢祚以上下之情壅也漢儒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果能震動恪恭自有旋至立應之效災異似不足據而史書所載確有明徵星野似不足憑而左氏所陳歷驗不爽

後世其學既微人心日卽於縱肆故三代兩漢之天與人近六朝五季之天與人遠人則自絕於天天其如人何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飛潛動植莫不受形於一元鼓盪之中稟氣既濁有知覺而無義理人則不然有父子兄弟之仁有君臣夫婦之義天之所以與人者甚備則其視人也倍親其責人也亦倍周中國神靈首出其沐詩書禮樂之化者已久故人自得姓受氏以來莫不有本源之可溯與萬物之生而無父歿而無知者判然不同聖人於是乎制爲報本追遠之禮取精多者用物宏明德遠者流澤長聖人於是乎制爲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之等差履天位者尤爲天心所眷注故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先王必致九州之物產以事上帝聖人於是乎制爲郊祀配天之鉅典非

天子不議禮禮非塗飾衆人之耳目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靈承于帝則昊天其子之聖人恐君人者之漸啟侈心於是乎作春秋而立日食災變之義例是故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有三光人有三綱天有五緯人有五常一舉目而可見一翹首而可望赫赫乎日月星辰之運行也懍懍乎鬼神屋漏之昭彰也實有其理實有其象而非等於釋教之空幻西教之荒唐也尚書五十八篇自堯典言欽若之後無一不言敬天歷虞夏商周以至箕子明天人之故探陰陽之原括帝王心傳之旨於洪範而陳之武王周公行之孔子述之漢儒衍之敬用五事念用庶徵千聖百王未有不兢兢於此者也自僞古文之辨興河洛圖書之義廢訓詁名物之學盛託王改制之說行各逞私

臆以釋經破碎支離甚者至無忌憚而六經大義爍著簡編者視爲平淡無奇莫不棄如敝蹝人心好異則異者乘之洪範五事之理微斯天主福音之說熾矣古先聖王所爲一道德同風俗者此也夫禍福之權必有所寄聖王知人心不能無所懾而自憚也是以三代重卜筮至漢而龜筴廢則洪範之學興洪範五行亂於圖讖東漢以後其學寖微而迪吉逆凶之權遂爲釋教所陰篡釋教既衰則西教復煽其餘焰焉嗟乎以王介甫之學問文章而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其弊遂至天變不足畏西人之說視介甫尤過之彼教譌誣上天焉知天道抑亦以西俗君民共主固無事乎此也而豈所語於堯舜之治孔孟之教堂堂中國爲大一統之天下者哉 道光時俄王阿勒克以其府[illegible]遊

居芾庚洛克途次見彗星意甚惡之未幾王及后果相繼殂俄爲君主之國故言天象與中國略同西人亦嘗言彗星所指之地多有兵事彼未嘗不見爲災異第謂彗星亦有行度必欲推而得之地理備考預推諸彗驗之於今無一合者蓋彗行甚速又數十年一見與七政之懸象著明不同非積世積測不能精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天垂象聖人則之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氣之不祥昭然共睹即使行度可推亦豈得謂無災異乎 陸桴亭思辨錄七政之行雖有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陵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無關涉也劉子政封事言建始以來二十年而日八食顧亭林日知錄言崇禎之世十七年而日八食其故亦可略矣 古之言天者三家宣夜早亡漢人伸渾難蓋而蓋天亦廢然經典所用大抵多蓋天之說俞理初曾言之是也 推步則渾天爲精觀象則蓋天爲便 渾蓋理本相通

一舉其全一舉其半渾天須從外觀蓋天可從內觀尤便於自用六藝時信都芳崔靈恩皆明渾蓋相通之理各見本傳橢圓說與渾學益密而西法實兼用蓋天故李之藻作渾蓋通憲以明之周髀言地法覆槃卽地圓之說璿璣四遊卽地動之說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卽南北冰洋之說足見古厤本精周衰疇人子弟分散始漸失傳耳　元史西域人札馬魯丁所製儀器以蓋天代渾天蓋周髀遺術流入西方梅勿菴已言之郭守敬亦作異方渾蓋圖見本傳　西法以太陰行度入算而不以之紀月謂太陰乃附地球之行星不得與太陽並夫治厤所以明時晦朔弦望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舍此不用奚以便民況月天距地最近日月盈虧陰陽以生人物以繁其有關於民生者甚巨禮運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聖人豈不知月附於地然非此無以見陰陽

之妙用也日高月低日大月小故陽尊而陰卑此天地自然之理西人不識陰陽其立教遂不別男女然言天旣有陽而無陰何以立教反抑男而尊女違天而行不亦顚倒剌謬之甚耶五星應五方之色人所共見有五星斯有五行有五行斯有五常天地和同萬物生焉植物地產故無五官動物天產則皆有之五官亦五行之氣所生而氣有淸濁物稟濁氣則僅得五官以成形或幷五官而不全人稟淸氣則予以五官之形幷予以五常之性故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其義則大戴記易本命篇白虎通情性篇備著之今人喜言性惡是混人性於物性也西俗不知五倫蓋以性惡立教者中國而可有此乎西人於五星之外增天王海王二星又有所謂新五星第一星較大在木星之上餘皆在木

廣雅書局栞

下火上非遠鏡不能見據西說如此夫周天無名之行星甚多聖人但取七政而
不用其他者以其無與於人事耳今測二星之行度取以入算
可也以此而議中厤之疏烏乎可自新法興後謂哥白尼日靜地動之法誕
說尤多姑不具論即此犖犖大者西人已不得治厤之本意況
古聖王敬天勤民之學又豈彼所能知哉兩間之物不外形聲故聖人依形以製聲
字日月形之屬也風雷聲之屬也陰陽五行之氣聚而為形發
而為聲形之精者為心故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心於五行屬
火蓋取象於文明心不文明則人而近於物矣天予人以心而
具仁義禮智之性即予人以聲而分高下清濁之音是二者最
初之所同具皆足通陰陽之橐籥窮鬼神之祕奧其理至微而
其用至廣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有聲則有樂故人聲為音律之
元然聲之高下盡人不同無所取以為準於是寄諸有形聲而
無性情之物感之以人心則物之性情見焉八音是也古者以
管定樂後世以絲定樂絲管無情故有定人聲有情故無定黃
鐘至尊定之以管絲律則定之以絲古人定黃鐘八十一分是
為陽數之極上生下生皆於是乎取則和之至也凡物有竅乃
有聲實者則無聲故莊子曰樂出虛十二律之高下清濁本於

陰陽七音之洪纖巨細生於五行以聲定律而律定以律寓聲而聲亦定古無不以陰陽五行言樂者近人或誤為合實而索虛則未知聲本出於虛著之以律虛者乃實耳歌曲即反切之理反切收至本音而止歌曲并用其餘音繙繹亦然兼用餘音與還音較準故今度曲者每字亦兼頭腹尾三音惟東冬江陽代十七韻多無尾音他皆有之書所謂歌永言也古樂如開元請所傳皆一字一聲聲無定而律有定以律準之則人聲之餘音曳之繹長而仍歸本母綜管之餘音衍之雜繫而仍收本律故古樂雖一字一聲自有抗墜貫珠之妙書所謂聲依永律和發也古書無言字母等韻者歌之永言即字母也律之和聲即等韻也戴東原力爭字母是中國之學用意雖善實則爭所不必爭古不但無字母并雙聲疊韻之名亦泰漢以前所無然其字見於經籍者甚多古人於樂童而習之故矢口即得不必復言字母雙聲也五方之民嗜欲不同同之以心言語不通通之以聲是以中夏有樂而外夷野番亦皆有之天籟所發發於心之不容已也古樂既亡隋唐而後燕樂日盛非但雅俗相懸亦復華夷混雜然雅樂之遺法未嘗不聞存其中今之曲猶古之詩今之譜猶古之律管色所用諸字或以大招之四上蕤氣當之國不免附會然諸字已見宋史樂志十六字即十二律加四清自明鄭世子後多以管色七字配七聲而今樂仍有正宮南呂諸調起調畢曲必收本律其法與古皆同是律之寓於調者初未盡亡也金元以來南北曲興則唐宋之燕樂已為近雅今

秦院諸聲作則南北曲又為近雅雖太常雅樂尚存古音而民間所常用者遷流至不可究詰音繁故淫靡節促故哀傷導欲增悲莫能自返李安溪謂正樂當先正俗樂誠哉是言也古人觀性以厤觀情以律厤居陽而治陰律居陰而治陽厤律之理通乎神明自樂律失傳聲音之道遂微無以為淑性陶情移風易俗之具幸而天理民彝不絕於終古者賴有聖賢治心之學燦著於群經斯人欲不至橫流猶得明善以復其初耳苟并此而昧之勢必殉欲以陷溺其心殉欲以陷溺其心滔滔日下而莫知所止則其謂性惡也亦宜

問漢藝文志爾雅小爾雅不入小學而入孝經何也　答漢志小學家皆字書爾雅乃訓詁之書固自不侔五經雜議總釋經義爾雅亦六藝之鈐鍵故以類從班意以孝經論至德要道為諸經總會隋志云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故作孝經以總會之蓋本鄭君六藝論之說引見孝經疏乃以是殿六藝凡經解訓詁幼儀諸書皆附之而小學之字書獨不廁於其

中隋志以爾雅及五經總義附論語亦不與字書爲類知此則知專以字書爲經訓者之非矣小學訓詁治經之始事而經義非僅止於斯訓詁旣明乃可進求微言大義之所在耳有大義而後有微言論語一書言大義者章章矣而微言卽寓乎其中漢宋諸儒家法具在必欲求微言於大義之外則人皆將憑臆妄造而託之六經與旨以誣聖人流弊豈有窮耶近世講訓詁者尊許鄭講微言者尊董何而多失董何許鄭之眞訓詁敝而爲愚不及之過微言敝而爲賢智之過賢智之過其穿鑿也愈深其流毒也愈甚故微言者治經所最重而今日則姑舍是先明大義可矣凡字必有本義小學所以釋字之本義訓詁則段借引申之義尤多故說文爾雅相資爲用近儒拘於說文動欲舉一而廢百惑之甚也六書轉注迄無定論戴段諸家以互訓爲轉注多爲近儒所糾其意蓋欲以說文賅爾雅姑無論泛濫無當與許書序說不合也劉班爲小學之宗豈不審乎此而漫然分之苟

知班志分列之故則凡解經務爲穿鑿以求合許書而反失許
書之眞者夫亦可以不必矣治經先明訓詁乃一定不易之次
序初無待乎張皇古言古義至乾嘉以來而益大明亦後學者
之至幸然以小學疏通經訓則可以小學穿鑿經訓則不可支
離蔓衍沈溺其中而不知返非惟虛耗日力抑亦大害經義
國朝治小學訓詁者甚多惟邵氏爾雅正義郝氏爾雅義疏王
氏廣雅疏證 廣雅已多後世俗訓而爾雅訓詁未備得此可濟
其窮王氏之爲疏證援據精博亦不過爲穿鑿與
朱氏說文通訓定聲之以多爲貴者不同朱氏書以聲爲主故
襲用經籍纂詁而無所嫌然已傷繁冗訓詁之學援引古書取
足證明己說而止若蔓衍無 段氏說文注王氏說文釋例學者
已擇焉不精則博士驢劵也
不可不讀諸書皆小學之功臣小疵不害大醕郝段二書尤要
郝疏於訓詁多明聲轉之說於草木蟲魚多得之目驗段注包

孚匱富鈕匪石訂其誤有段不誤而鈕反誤者水部尤多惟勇於刪改是段注之大失莫子偲木部箋異多與段注闇合殊不足信桂氏義證引據雖繁條理自密亦可旁參其他非所亟也

問古人禮書無所不包凡今日之吏戶兵刑工諸部皆括其中觀周禮一書可見曾文正謂古人經世之學一出於禮此之謂與

答班史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古人以禮敎中以樂敎和凡內而治身外而經世無不出於禮者大小戴記所錄禮論諸篇發揮其義甚詳春秋士大夫皆知此義至以決人生死壽夭蓋先王制禮之精意未盡泯也漢承秦敝叔孫補苴百不逮一自是禮與兵刑遂判為二事白虎通曰禮為有知設刑為無知設出於禮則入於刑周官職雖分而不盡分也

大刑用甲兵班氏故合兵志於刑法而其篇首有仁愛德讓之言蓋猶窺見此意六朝禮教陵遲而禮學未嘗廢絕廟堂之上梁武稱制以決老師宿儒講求不倦通典時有徵引隋志載其書目甚多論喪服尤詳第視為經生之絕業而不探制作之本原故所學非所用唐初茲事彌盛中葉以後殆至絕響五代之時廉恥道喪有由致也橫渠張子以禮學教關中卓然為百世之師志學者其先於是求之可矣

問經史百家或言理或記事苟是非不謬於聖人似皆可為博文約禮之資　答何以知其是非不謬於聖人則非有窮理之功不可不然誤入歧趨者豈少哉大抵博文約禮分先後不分緩急當博文時卽有約禮之功非俟讀盡天下書而後約之以

禮也古者多言禮而少言理以禮樂之事童而習之有迹象之可循聖門以下學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則言理居多仍與約禮之旨無異蓋禮經殘闕古今異宜大而朝聘燕饗小而宮室器服多非後人耳目之所習與之言理則愚夫婦可與知能與之言禮雖老師宿儒或不能盡通其義朱子語類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事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卻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古人制禮之精意何莫非由天理而來禮運疏禮理既與太一而齊故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爲教故本於太一也故禮有文有本其文之委曲繁重者非後世所能行亦非愚夫所能

喻則不得不舉禮之精意言之漢學家以是攻宋儒末之思也說文理治玉也此許君釋理从玉之本義引申之則爲文理條理乃經典之恆言焦理堂等據許書以難宋儒非失諸目睫之前乎段注引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以釋之其說固精然疏證他文仍多謬論惟其卽博文卽約禮故無後世過高之弊與汎濫之失朱子教人讀書而讀書必歸於窮理讀書窮理卽博文約禮語雖殊而意則一於二陸之直指本心者則慮其過高而失下學上達之旨於東萊之多治史學者則慮其汎濫而貽玩物喪志之譏至明季及乾嘉以來而其言無一不驗故擇術不可不愼程朱所以爲聖學正宗者此也朱子同志之友南軒而外惟東萊東萊學術旣正亦有實用而朱子於其略有偏倚者

猶斷斷不少假借蓋以析理務極其精欲使學者不迷於向往也朱陸異同莫大於鵝湖之會無極之辨陸子論無極未喻周子之意然慮後人之墮於虛無而特嚴其辨猶之可也若鵝湖之會以晉情傳注爲榛塞則流弊甚大先儒論之詳矣德性固不可不尊大體亦不可不立然孟子謂四端擴充卽尊德性也操存舍亡卽立大體也程朱之學亦何嘗不如是乃一陸主張太過至以六經注我則開後學恣肆之端將視聖經賢傳爲糟粕而盡潰藩籬餘患至今紛紛未已故當時東萊亦極不以爲然朱子尤嚴辨之爲後世學者計至深遠也

問博文約禮云者卽今云多讀書而以義理權之也後世之書甚雜不權以義理隨在皆有迷途但所謂約者須先略識義理

大要方有定見否亦不知持何具以約之　答所以有審問愼思明辨之功皆以求義理之指歸也四書即義理之淵藪今以爲弋獵科名之具患不審思其義耳朱子謂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即此意義理大要本自性生四端之見人皆有之特易爲氣拘物蔽人多逞其意見之私即氣拘多奪於嗜欲之累即物蔽窮理之功在明善以復其初而吾心自以爲明未必合於人心之同然不得謂之明也故當博文以求聖賢之旨趣隨事隨物義理見焉若析義未精而先立一定見則往往誤於意見而不自知矣　天下國家身心皆物也有物斯有事凡事必有至當不易之理私意間之則理爲欲蔽而處事接物不得其當格物者格此也窮理者窮

此也司馬溫公訓格物爲廢格外物其意亦在去私陽明之格不正以歸於正意亦略同然必明乎理之是非而後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辨之不精認賊作子未有不受其害者先知後行乃自然之序大學修身以下皆力行之事誠意以前皆致知之事心與意乃其樞紐誠與正則其實功故孟子屢言心中庸屢言誠求誠之道不外擇善固執善苟不明執於何有學問思辨之功所以先乎篤行者此也溫公所言乃誠意之事非致知之事大學先後之序甚明豈容紊亂且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豈可以物爲外物而專屬諸惡耶諸儒釋格物者惟溫公鄭君之說每爲後人所稱鄭注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如其言是致知當在格物之先亦不合大學次序然尚未盡

致知於誠意也近世宋于庭作大學古義因鄭君有來善物之訓遂釋格物爲器車河圖書露醴泉等物以傳合公羊家著治昇平文成致麟之說其言本不足辨亦以見解經而亂以私意將無所不至也古本大學以修身爲本以知本爲知之至復由誠意推之於所止而以誠意爲本蓋知所止卽知至也無所不用其極卽後儒所謂至乎其極也如古本則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節先經起例以釋格致之義而身爲國家天下之本本末終始不紊其序先後厚薄各協其宜致知者知此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與心之本在意因又極言愼獨之事引淇奧之詩以明明德引烈文之詩以明新民復引詩書湯盤之言以明新民明德而歸本於止至善蓋明德新民皆至善之事格致誠正皆止於至善之事惟知止則得止故大學必以格致爲入手工

夫能知至善之所止則意可得而誠矣至於大畏民志斯誠意之極功也故重言以申明之曰此謂知本家國天下本於身身又本於意大學非有二本也天下未有不知其事之曲折而可貿然行之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知之至而其功必歸於慎獨道問學所以尊德性而尊德性必不可不道問學此大學與中庸無異指宋儒與聖門無異功者也誠意之功以毋自欺爲本毋自欺者毋欺其知也故劉蕺山以慎獨爲宗旨其釋大學歸重誠意與古本略同但古本前有能得本末二節後有黃鳥文王二節皆言知止之事卽言格致之事先後自有次第蕺山乃以意爲心之所存毋論次序不合亦於訓詁不合且蕺山欲救王學有知無行之弊使徒以意爲心之所存則未發處多已發

處少弊易流於空寂仍無以折王學末流之失而關其口也古本義自可通程朱爲之整齊排比特欲以備一家之學格物本無的解程朱亦不免添字釋經然其言則極純無弊顧端文小心齋劄記己言之學苟不從此入必有信心而行之失高者陷於異端下者流爲狂妄豈聖門由博返約之旨哉程子謂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朱子亦言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固非格庭前竹之謂尤非逐物而不返求諸己之謂也顧氏日知錄云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大學在明明德鄭注謂顯明其至德也至德即明德顯明訓上明字故下

文注謂皆自明明德也語意炳然更無疑義段懋堂乃援爾雅明明斤斤察也之訓廣引諸書證成曲說其言與西河大學問略同西河實用李恕谷之說而段氏又暗襲西河漢學家如此類者不少須分別觀之而下文欲明明德皆自明也二語絕不可通反謂孔疏誤會鄭注之意可乎近儒借訓詁以伸私說不顧上下文義動欲以此律彼乃治經之大患也明明德謂明其明德也親民謂親其民也止至善謂止於至善也若明明連讀下二句又當作何解朱子注論語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近人亦斥為釋學不知周官師氏鄭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鄭君已以德屬諸心矣後儒或疑窮理為支離謂非下學所能或疑窮理為惝恍謂非聖門所急不知大學者大人之學舊讀大為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禮樂射御書數自八歲入小學時久已習之豈猶有不知義理之大要者但知事君之宜忠而

所以爲忠不同知事父之宜孝而所以爲孝不同事變紛蕃非一知半解所能盡要必有其當然之理與其自然之則處之不當思之未審耳窮理者事事有條理之謂凡天下國家之事皆吾身所當爲卽皆吾心所宜知知之而仍累於物欲是意不誠也爲之而不得其條理是知未至也天下有無理之人無無理之事事之無理者必其不能通行者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斯可措諸天下而咸宜俟諸百世而不惑夫豈有支離惝怳之失哉

汪雙池讀近思錄謂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朱子補傳在卽物而窮其理一卽字已喫緊敎人非謂只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戴東原孟子疏證謂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

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雖末學之事亦豈足以窮其知案東原之說正與朱子補傳意同而譏宋儒爲空指一貫何耶程朱言格物明白如是文見上其言一貫必推諸眞積力久一本萬殊又推諸達道不遠下學上達曷嘗空指乎古人禮以教中樂以道和禮樂之至通乎神明而乃列諸小學蓋非習其器無由知其理也習其器矣而仍未通其理則非覃思制作之精意不可故小學之終事即大學之始事格致者大學之始而固非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之所能該也其事則天下國家之事其理則修齊治平之理人不外乎五倫道不外乎返求極平易亦極精實苟以此爲支離而專恃乎本心之明人非聖人安能發皆中節或失則誕矣

以此為悀悅而專求諸器數之末瑣屑穿鑿率天下而為無用或失則固矣

問訓俗遺規言甚切實因思宋儒書甚有益於身心但不求之經義則是祀其宗而祧其祖毋乃太陋與　答訓俗遺規意在曉人言多切近若宋五子之書義蘊閎深固有鑽研不盡者矣且宋儒時以荒經為戒程朱言之尤力讀宋儒書而不求之經義亦無此讀書之法也象山六經注脚之言最為後人詬病然嘗謂後生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又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均見語錄國朝若陸清獻最尊程朱而集中論諸經注疏者頗多其治儀禮校讐甚精其敬經典釋文表章甚至非不講訓詁名物也第不

欲以此名家耳宋學書甚多先擇其要者讀之近思錄爲四子書之階梯朱子語類文集精博無匹學者最宜致力性理大全近人柬諸高閣不知宋五子書布帛菽粟之文也性理中如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探性道之原抉陰陽之祕淺人自不解乃以空虛斥之大全博采宋元儒說發明其義研窮杪忽足以羽翼六經諸儒之言精實淵深豈容一毫粗心浮氣於其閒耶

四書大全有三魚堂點勘本附以蒙引存疑淺說抉擇較精陸清獻謂大全襲倪士毅四書輯釋顧亭林陳文貞錢竹汀亦皆言之倪書四庫僅存其目范氏天一閣楊氏海源閣皆有元刊本今未經見

諸生作理學題或未熟復儒先之言而先横生意見或更屏以漢學家駁雜不根之說是航斷潢絕港而蘄至於海也或又連舉朱子語類之文以爲與題義相比附不知義理當求

心得昔賢之言偶舉以爲證則可若連篇鈔錄與我何涉元明

國初諸儒見聞該洽踐履篤實非後人所及近人習爲大言未知其生平讀書若何而開口便斥明人不讀書不知此嘉隆以後則然耳烏可以該一代 國朝惟小學駢文優於明代其他理學經濟朝章國故及詩古文之學皆遜之至說經之書明人可取者固少而不肯輕爲新說猶有漢儒質實之遺近人開讀書之門徑有功於後世者固多而支離穿鑿以蠹經者亦正不乏康熙時儒術最盛半皆前明遺老乾嘉以後精深或過之博大則不逮也百餘年來風流闃寂遺書散亡正誼堂叢書之刻雖未盡饜人意猶得藉是以窺崖略其去取亦頗審愼其中時有刪節失當者 皇清經解亦有此病宋元學案摭摭最富

謝山持論最平黃主一之論頗有偏者宜分別觀之梨洲明儒學案雖主張王學然於龍溪心齋之徒亦未嘗有恕辭惟河東敬齋諸派採摭未備是則門戶之見耳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繫辭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大戴禮本命篇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所謂道者與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意同與中庸之言人道者意異戴東原據此以斥諸家彭尺木二林居集有書辨難尺木他文多雜釋氏此則持論獨正東原復書蓋強辭也自其人所共由言之則曰道自其事所當然言之則曰理大戴易本命篇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小戴樂記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宋儒以

主靜言理本諸戴記朱子尚恐其易入於禪故謂靜不如敬至以主敬言理則尤與經義脗合矣中庸由戒慎恐懼以至參贊化育其道則天下之達道其德則天下之達德其致力則學問思辨行其大端則尊德性道問學道固燦著於天地之間理亦不越乎倫常之外根於陰陽散於事物無所為遁諸虛也鄭君注樂記云理猶性也朱子注中庸云性即理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子以仁義禮智之德贊元亨利貞謂人道本於天道也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溫故知新效天之事敦厚崇禮法地之事不盡用章句說案朱子語類云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象地王氏困學紀聞云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

地此之謂修道此之謂窮理理既窮則性可得而盡矣盡一已之性乃能盡人物之性故大學先格致誠正而後修齊治平焉恭而天下平誠正之極致也格致者求知之事修齊以下皆力行之事其樞紐則在誠正故大學中庸皆重愼獨中庸之未發既發即大學之誠意也學問思辨即大學之格致擇善固執即大學之知止位育參贊即大學之治平舜之好問好察格致之事也顏子服膺勿失止至善之事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性則有是心有是心必有是理理徵於大同故窮理盡性可以至命存其心養其性則知事天中庸所爲推極於上天之載也道寓於器數而器數非道之本器數者藝也格致治平者理也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五入大學教之以修己

治人之理藝與道相資爲用故聖門之敎必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道即率性之道德即三達德之德也禮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鄭注引周官三德六藝以釋之案周官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亦與中庸之旨大致相同聖門多言仁孟子則兼言義春秋時道德之旨漸晦故必以仁明之戰國時功利之風日熾故亟以義正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溺於利必悖乎義禮敎陵遲廉恥掃地無道揆無法守亡國敗家恆必由之故大學以義利終孟子以義利始不奪不饜菑害並至聖賢垂誡可謂深切著明矣乃有謂利爲義之和而不當深斥之者不知利有公私之別公諸人則利物私諸我則利己利物可矣利己可乎古人美惡不嫌同辭辭同而意異者經典中何可勝數昔者伯禽

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見呂氏春秋貴公篇利者利人也勿利者利己也使如近人所云則周公之言不詞甚矣二程遺書明道曰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只是以利爲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害未有義而遺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是則近人之所據以攻宋儒者程子早言之矣倉頡造字自營爲私背私爲公自營者自環也私本非美稱而近人亦必故反其說甚至援干祿百福之文以釋論語之干祿不思求祿於天乃詩人頌禱之詞干澤於人豈聖賢誠勉之意大戴禮有子張問入官篇夫子答之與此語意迥異安得援以爲證集解引鄭注與集注初無異義乃支離蔓引欲以此迴護賢哲而不知適以大惡歸之此皆拾聖門釋非錄之餘彼西河妄言可爲典要耶說經不顧其安而徒好爲新異以便營私者之藉口苟

充其類則世人貪緣奔競皆分所宜然鄙夫患得患失尤勢不容已無惑乎以長樂老爲聖人矣吁可畏哉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未有舍道德而專言藝者亦未有不由窮理而能盡性者周官儒以道得民鄭注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賈疏養國子以道德鄭賈皆以爲道寓於藝固非舍藝以求道亦未嘗舍道而專言藝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仲尼燕居云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管子心術篇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三王不相沿襲故禮器曰時爲大荀子曰法後王王伯厚以此譏荀子非也近儒由護荀子而別爲新說尤非荀子語意甚明矣頗穿鑿刻覈臨淮注後王指文武而言是也楊注以爲近時之王者誤荀子箋証

上世則審周道又曰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其指文武甚明若其制禮之本原則自羲農以迄於今莫之能外也天不言而有日月星辰之行雨暘寒燠之應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其本在地人九萬物之靈管子內業篇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既稟陰陽之氣以生天與人自有息息相通之理故慎獨之功十手十目相在爾室非徒設辭以示警也蓋有實理存焉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見大戴禮天員篇周官大宗伯鄭注天產動物六牲之屬地產植物九穀之屬天氣清地氣濁惟稟天氣以生者能具五常之德故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周身三百六十六節象周天三百六十六度見素問淮南子春秋繁露若鳥獸蟲魚則橫生而非上首矣草木且倒生而下首

矣受氣愈濁則知覺愈微自然之理也荀子王制篇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得題直立端向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物之成象於天者有蒼龍朱鳥白虎元武分主四方而動物之生應之蒼龍朱鳥等稱雖皆人所指名然必天有是象而後人以其名名之榕村語錄謂麟屬木火生木故麟加波紋禽屬火木生火故羽加木葉獸屬金土生金故毳似草介屬水金生水故殼似金之堅案李氏之言雖附會亦近理惟人得天地之中氣故曰人首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天垂象以七政列宿示人其氣清明終古不變地氣之應乎天者則有風雨雷霆霧露之異氣多渾濁然地氣仍由日月之噓吸所生無太陽則地爲冱物不能生發無太陰則地爲洪鑪不能長育無地氣以應天氣則人物皆將枯槁無所資以爲養故大戴記曰天主施地主化春秋繁露如天

之爲篇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殽也人得淸氣多者爲賢哲得濁氣多者爲庸愚氣淸而加以盡人合天之功其爲聖人也不難矣氣濁而重以旦晝梏亡之害其去禽獸也不遠矣禽獸之知覺運動豈必盡與人殊其所殊者惟此五常之實理故以知覺運動言性賊其性者也君子知之畏天命敬天威强恕而行以存其誠誠者天之道天有太一一者誠也詩皇矣篇鄭箋云天之道尚誠實故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以聖人立敎敘曰天敘秩曰天秩古之立敎者其取義或以三或以五如三綱五常三德五禮之類甚多三者法三光也五者法五行也五星蓋五行之精也五常即五行之用也故鄭注中庸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廣雅書局栞

案鄭注用乾鑿度及詩緯說詩緯說見五行大義漢天文志復以水爲智土爲信乾坤鑿度亦云土信水智又引萬名經水土兼智信蓋北方爲空虛不用之處故得與中宮互相爲用納甲圖北方衘陽而以壬癸戊己互相出入義即本此近人以爲今學古學之分非也緯書皆爲今學家所用並非古學家說陳喬樅齊詩翼氏學疏證以詩緯爲誤字亦非天播五行於四時人播五常於七情愛則喜之屬也惡則怒之屬也欲則樂之屬也懼則哀之屬也（天有五行六氣故人有五藏六府又有五常六情六情生於六氣左傳載）醫和及子太叔之言備矣喜怒哀樂之箸於好惡猶風雨晦明之箸於陰陽也素問天元紀大論諸篇說其義尤詳中庸之喜怒哀樂本四德應四時以主四方（見春秋繁露漢書翼奉傳白虎通情性篇）而信之貫乎四德猶土之寄王於四時苟無信以實之則仁義禮智皆虛文矣中和者信之實理也至誠者信之極功也大本立達道行其功至於位育參贊而皆於喜怒哀樂驗之喜怒哀樂得其節斯漸復乎天命之本然故中庸之喜怒哀樂原於性命

洪範之貌言視聽本於五行其義一也貌言視聽以思爲之主思者心之所之猶中庸之言既發大學之言誠意也顏子之四勿卽洪範之五事近儒乃欲去思以言學異哉漢宋諸儒之治經亦無不求其端於天易言卦氣消息書言洪範五行詩言五際春秋言災異漢儒所謂性與天道者類如此漢書眭宏傳論後漢書桓譚傳皆及之隋志云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案通考玉海諸書引伏生洪範五行傳正與隋志說同雖非盡六經本旨要其師承遠有端緒亦聖門之微言也遠其傚也流爲術數京房翼奉之流推衍緐密已開其端哀平而後𢦏讖緐興名爲內學荒誕支離圖讖與災異不同災異警人以爲善圖讖導人以爲惡而田王孫孟長卿伏生歐陽夏

矣申公轅固胡毋董生之所傳微言大義寖以廢墜矣治及隋唐其學亦絕秦燔六經隋燒圖緯事之輕重不同而焚書則同有處士之橫議故有秦始之焚經有鄙儒之信讖故有隋煬之焚緯讖可焚也緯不可盡焚也渾蓋宣夜之學往往存於緯書緯亡則六家之術皆亡矣若緯說之類於讖者自是後人附會正當拉雜摧燒近儒轉從而蒐輯之得非蛣蜣轉丸蝍蛆甘帶乎荀悅申鑒俗嫌篇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周張二子崛興宋代乃作太極圖說通書以明易作西銘以明仁作正蒙以明誠誠與仁亦夫子贊易之旨也其言與漢儒雖若異趣而其闡陰陽之蘊探性命之原則無不同視董生尤加粹焉夫命與仁固聖人所罕言論語多

言求仁之方罕言仁體西銘則專言此蓋西銘源出周易也性與天道亦門人所罕聞獨贊易則發之修春秋則發之平日與諸弟子雅言惟在詩書執禮皆推極人事之常而初無新奇可喜之論若是者何也性命天道散著於事事物物之中見淺見深各如其量淺者不能解解者不必言惟窮理則可盡性以至命窮理者何窮此五常五事之實理也人人皆宜知之人人皆能爲之故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天何言哉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集解引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集注引程子云下學人事上達天理理即性也而仍出於命與漢儒初無異指宋儒特恐人之好言命故以理易之仍夫子罕言之旨也子貢智足知聖聖人乃因其問而偶發之學者若徒言性命言

道德而於身體力行之功忽不加察下學上達之謂何宋學之遁爲空虛漢學之流爲術數其弊等耳周張二子之書言上達者居多程朱慮人昧下學之旨也故於修己治人之道言之加詳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知行並進內外交修爲學之功蓋未有密於此者矣朱子答陳膚仲書曰所謂涵養工夫非謂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聖門誨人曰博文曰約禮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禮則三百三千今人終身治之不能盡何以謂之約蓋禮有文有本忠信者禮之本也禮器云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文非徒器數之謂習其器數而仍歸諸義理乃可謂之文近儒治禮而力攻義理之學益不讀戴記

荀子禮論篇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

敬也者貫乎禮之中所以行此忠信也曲禮一篇取冠戴記開宗明義曰毋不敬程朱之言居敬夫孰非約禮之旨哉召誥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又謂勤禮莫如致敬皆與宋儒之言若合符節洪範言敬用五事漢五行志敬作羞古文羞與敬形近而誤王西莊尚書後案已辨之修己以安百姓其功必基於敬顏子四勿皆約禮之事亦即居敬之事仲弓見賓承祭亦如之故記者類記之蓋自堯典言欽以來聖聖相傳未有能易者也管子內業篇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仲弓問仁復告以不欲勿施敬其體也恕其用也子貢之一

言在乎恕曾子之一貫在乎忠恕敬也恕也忠也誠也皆聖人之恆言六經之大義也忠者誠之屬春秋繁露天道無二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不一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論語何注以不待多學而一知之釋一貫離學識以求一貫其言遠不如集注之精實近儒反以墮於空虛疑集注阮文達遂釋貫爲事而云一以事之姑無論其說之是非恐亦無此文法是故博文者讀書窮理之功也約禮者居敬之事也窮理者窮此修己治人之道也盡性者盡此成己成物之道也人與物同出天命之一源故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可以贊化育則可以至命要其貴賤有差親疏有殺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仁以維之義以別之智以察之禮以行之苟非窮極其理則仁或失之兼愛而其弊至於無父義或失之爲我

而其弊至於無君彼惟不知天命故不知修道而實由於無格物致知之功無下學上達之事斯其智不足以察之而第牽其胸臆以立教遂至充塞仁義而不自知也成己成物之道操之至約恢之彌廣故可運六合於寸心其義則備於六經其事則詳於諸史治經治史皆欲窮至事物之理以措諸用而非摭拾細碎傲人以所不知之謂博也姚姬傳言諸君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讀人間常見書其言深可玩味索諸六合之外者往往失諸目睫之前惟精學訓詁覃思義理久之自能通貫朱子讀書之法蓋如此其臬以教人者屢矣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學者當立此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者當存此心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不知不害爲聖人也若破碎支離展轉販鬻

以爲求知之道爲人乎爲己乎欺人乎欺天乎苟徒索諸虛而不知徵諸實是爲無用之學異端以之泥於器數之末而不知性道之原是爲無本之學俗儒以之湯文正蘇州府學碑記曰離經書而言道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俗儒之所謂經也六經大旨燦若日星漢宋鉅儒闡發殆盡後人患不能讀不患不能辨辨生於末學縱有所得亦不過補苴罅漏況瑣屑穿鑿之紛紛乎董鄭周朱遺書具在曷嘗有局於末遁於虛之弊學者胡不捐門戶之見熟讀而深思之

問人雖游徧五嶽所處仍不過一廬爲學而有兼騖專營之分其理想亦如是　答學固有安身立命之處然不游五嶽專守一廬所見已隘所志亦卑爲學第當知有歸宿耳始基固不可

不博也胡子知言有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二語可爲學者之良箴案五峯之言近思錄取之張南軒集答胡季履書曰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徐偉長中論治學篇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俗儒之博學也務其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曉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荀仲豫申鑒時事篇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問十三經中已具後世經史子集四部之體周易經也尚書春秋周官儀禮俱史體也論語孟子子體也詩三百篇集體也然否 答不必如此分析論其初祖何一不源於六經劉歆敘七略並無四部之名而太史公書附於春秋史亦經也然夫子未刪定以前幷無經名記言記動悉歸於史尚書記言之書也春

秋記事之書也後世史家千途萬轍終不出此二體然則史猶在經之前也四部之分昉於荀勗而子先乎史至李充始以經史子集爲次厥後又有增改至齊梁後乃與今同大抵後世之書惟子部最雜史部次之經與集尚無大出入若以經言則周易經也六藝十三藝亦經也即增國語大戴禮爲十四五藝亦皆經也若徒以體製言則論語孟子子也易詩亦子也國風近乎子雅頌近乎史後世太元元包潛虛諸作曷嘗不仿周易而入諸子部者以體製雖近義理固殊且以避僭聖之愆也集部之作萌芽於楚騷而屈宋亦在戰國諸子之列後世詩文集皆子而兼史者也序贊箴銘之類爲子體誌傳行狀之類爲史體詩則吟詠性情純乎子體而加工部之鋪陳終始樂天之從容

諷諭則又兼史體大約古來文字祇有二體敘事紀言者爲史體自寫性眞者爲子體聖人之言足爲世法尊之爲經經固兼子史二體也文事日興變態百出岐而爲集集亦子史之緒餘也近代如包愼伯魏默深之流自次其詩文集必彷諸子格式唐人亦閒有之此雖好古之過然不可不心知其意

問今欲將諸書略分次第以求經史理學詞章諸門徑爲第一節致力經史爲二節致力詞章及經濟時務爲三節歸而索之義理之書爲第四節何如　答經濟卽在經史中加以閱歷乃有把握否則趙括之談兵而已時務特經濟之一端亦卽史學之一種分之無可分也義理之書轉置於後亦所未喻讀經讀史皆當以義理權之九經語孟卽義理之淵藪也宋五子書與

經典相輔而行豈可分爲二事至學問門徑觀生所論亦已略得端倪能愈讀則愈得門徑專以此爲一節亦無謂也若以近時目錄之學爲門徑則甚誤古人治目錄者若向歆父子輩蓋與今之所治大異讀書當求心得豈可徒事汎濫乎近時目錄各有祕本手鈔成帙不出數月皆可殫見洽聞此爲藏書計非爲讀書計也短書碎記覽其序跋爛熟胸中究有何益至如宋元精槧窮力搜羅世閒雖不可無此好事者說要非我輩所亟

問編書目列義理爲一類以爲讀書之權衡此外分經史經濟此類即史學所分參以子部兵家書詞章四門可否　答四部分目承用已久亦無大失何必紛紜改併經濟之學皆在四部中而讀四部之書又皆須權以義理經濟歸史學特舉其多且

重者言之實則古來大經濟有外於六經者乎經濟不本於義理或粗疏而不可行至我理不徵諸經濟亦空談而無所用正衣冠尊瞻視一身之經濟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之經濟也忠信篤敬睦婣任卹一鄉之經濟也人人皆有經濟大小則視乎其才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誠正治平古人一以貫之侈言天下大事而不先自治其身心後世之經濟所以無用也今之所謂經濟者兵刑河漕諸大端因革損益具有成書愈近則愈切實用兵法爲學問中至精之事亦儒生分內之事古儒者多通此然可學而能者制陣束伍之方不可學而能者審機應變之略茲事半由天授古人恆慎言之若夫周秦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苟去其偏皆足經緯宙合故文景以黃老致治諸

葛忠武學兼申韓特其言駁雜不純非以義理裁之則害多利少固不若儒術之純粹無疵也諸家文集言經濟者不少言義理者尤不少使必別爲門類則此等書轉無類可歸矣漢承秦後敝下如束溼薪民困兵革久故淸淨無爲足以致治非其時則廢弛矣東漢之季王綱解紐劉璋闇弱而無斷蜀民富庶而無制故信賞必罰乃可爲國非其時則操切矣治莫大乎因時拘泥成法者不足與語遠猷然苟不知爲治之本則補苴瑣屑法立弊生衰世之政治絲愈棼職是故也申韓久爲世詬病而蜀先主以訓其子謂商君書益人意智亦爲其時與其人而發耳非此者烏可藉口

學問如築室然須自根基築起逐漸推去方成完備之室非

然者雖有涉獵亦終如海市蜃樓惝恍迷離而不可恃注疏奧衍難曉不如趁此時將諸經正文溫讀一二過史漢通鑑亦閱其大概經濟詞章之書雖不必遽棄但暇時涉獵後再致力倏數者稍有得方閱理學書似此或不至逐末忘源而如築室之無基　答築室之喻良是但其所恃以爲根基者則有所未盡注疏所以釋經經義隱奧故注疏以釋之專讀正文須經義已通者方可不然安能領會也注疏日閱一卷年餘可畢並非難事凡學精掔則難涉獵則易先涉獵而後能精掔故古人有專家之學又曰不通羣經不足以治一經生近讀曾文正集文正往往言歸宿於義理所謂歸宿者讀書所得每日所行必印證於義理而以此爲歸非謂姑置於後爲緩圖也生質本聰穎志

趣亦覺不凡第爲學太雜欲兼包并蓄而少循序漸進之功又未免見紛華而悅之意故日記中多自刻責語而終不免游移無他年少氣盛而未能收攝心神之所致也學問之道有本有末有專營有兼及有所棄乃有所取攷據之學非生專長亦不願生之汨沒於此然旣知經史之宜治義理之可貴而又作騎牆之見何也諸子書多言經濟亦多畔道之言要皆持之有故有志於經世之學者往往好觀諸子而薄儒術爲闊疏不以六經爲本末有不爲所惑者也老莊墨韓害道尤甚荀雖不純其言義理與孟子有精粗之別又時有偏激之論不獨性惡非十二子篇爲與聖門異趣也（此二篇後人多方解釋雖愛荀子實失其眞古人著書各有眞面目不必）盡出於同乃於其義之難通者概以爲後人羼入武斷可笑又或以傳經尊荀子夫荀子之足重豈徒以傳經乎書經秦火漢

儒掇拾於煨燼之餘使聖人之道復明於後世故爲難能可貴荀子在秦火之前既宗儒術豈有不傳經之理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傳經馯臂子弓帛妙子之徒未聞果勝於顏曾思孟也荀子能言禮樂之精意其他言亦多近正固孟子後一人而偏駁自不能免大醇小疵是其定評近人輒欲軒諸孟子之上謬矣

近人於六經大義置之不講或穿鑿文字以求勝或疑六經而表章諸子又其甚者以旁行畫革之書傳合於經義知經義不可盡傳則傳合於釋書生心害政靡所底止知者過之眞足慮耳

諸子書發攄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說年歲舛謬事實顚倒皆所不計或且虛造故事如巢許洗耳掛瓢之類乃詞借以譏戰國攘奪之風並非事實故史公於許由事深致疑詞莊生所謂寓言十九也後世爲詞章者亦多此體至劉子政作新序說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外設蓋文章體製不同議論之文源出於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若紀事之文出於史考證之文出於經則固不得如此也聖人作六經以教後世與諸子體製迥殊一字一言必徵諸實其理實理其事實事雖將聖天縱亦必好古敏求而始得之推其集羣聖之大成故能傳萬世而無弊也六經者稽古之斗杓紀事之淵海而近人反摭諸子抵梧之說以釋經者奚啻擬人說夢甚

且或於諸子之恢怪以為聖人立言亦復如是遂等六經於寓言謬尤不待辨矣　宋儒書貴性沈潛者喜觀之然每流於迂腐非書之誤人人自誤耳嘗謂此輩即不讀宋儒書亦無所害惟聰慧絕人才氣橫溢者必不可不熟復之以收束其身心理不勝欲則無事不可為古來大姦大惡皆聰明絕世之人所爭者一念之差耳天下惟極聰明人往往有極不聰明之事故聖賢敎人必以存理遏欲為要治經即苦繁難治史亦資得力才質既美加以讀書窮理之功則大成之器也經說至　本朝已極繁盛但患其太繁不患其義之不盡能讀即佳不在乎論說之煩也史漢通鑑史學之綱領熟此後當讀范書陳志新五代明史通典其餘諸史以次及之稗史則惟力是視　國朝掌故尤宜講求典章制度兵河漕鹽以遠國家

大政名臣事蹟各以類從畢力搜討治一事已復治一事此東坡自言讀書之法也近儒史學校訂最精但恐勞而鮮獲且不必爲

問書似當擇性近者研究之　答讀書有二法一則就性近者研究之以其心易於入也一則視吾性所短者服習之以其足救吾病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處世之方亦爲學之要

問西學在今日亦當務之急何者最爲切要　答治西學須明其地勢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僞爲操縱駕馭之資次則兵法若天算制器諸事能兼通之固佳不通亦無所害西人兵法多通算學然其測量亦算術中之淺者若較析毫芒平時以之打靶可壯觀瞻臨陣仍無所用臨陣以膽識爲主無中外一也

且儒生所能爲者大抵運籌帷幄之事略通其術不至爲人所欺斯已耳中國之書當讀者何限其事之當考校者何限使徒耗日力於一藝之微抑末矣通商以後內地之通西學者不乏其人患在無人駕馭我苟自强則楚材晉用外人亦安敢生心但所謂自强者固自有道非可人云亦云耳

問趙易胡服卒振朔方日本步武泰西甚至變服色易徽號而國亦因之日强豈勢之所值固有當因時制宜者歟　答取西人之藝事以輔吾不逮未爲非計若改正朔易服色是亦不可以已乎且倭人亦何嘗眞强不終爲俄之附庸不止也日本舊爲封建之國事神其本俗而教法則儒釋並用釋尤盛於儒當平氏北條氏時厥有以大將軍削髮而仍執朝權者見日本史

日本外史足利氏興始尊儒術藤原肅出始宗程朱物茂卿太宰純之徒又詆程朱尊漢學皆覘吾中國之好尚以爲趨舍物徂徠乃陳同甫之流非專漢學也太宰純山井鼎輩乃眞漢學自攘夷議起德川歸政行歐洲之法廢支那之書而儒釋皆不競矣蓋彼視儒釋與西學同一來自外邦故迭廢迭興不以爲異然自改制後政煩稅重民不樂從其俗好俠稱遊俠曰浮浪攘夷歸政之舉亦浮浪輩倡議爲多見岡氏尊攘紀事民情浮動而狡悍好勝略與西俗相同故西人之親中國不如其親倭第倭之患俄則視中國尤甚俄既得庫頁島倭人謂之唐太島本與中國兩屬而其地遼遠倭人遂據爲己有至是俄以地强易之與日本之北海道相鄰句結鰕夷唐會要謂其人鬚長四

尺善射唐初曾入貢卽鰕夷島也亦見唐書東夷傳爲居高臨下之勢則倭之陸路可危以海參葳爲泊舟之地直指長崎一帆可達則倭之水路可危故俄之經營海參崴中國之憂亦倭人之患也乃不思脣齒輔車之至計轉爲遠交近攻之狡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愚亦甚矣彼惟刻不忘俄故竭力要結西人欲爲連橫之計其變服色易徽號皆所以媚西人耳抑知天下惟壤地相接者利害相同倭處東海不能爲歐洲輕重歐洲諸國惟利是視若有事時欲如英法之救土耳其豈可得哉夫英法布奧合而救土非愛土也英惟恐俄滅土而據有黑海則可出舟師以擾印度法惟恐俄滅土而據有君士但丁則可扼要害以覬巴黎故不憚出死力以救之卒之兵以義始以利終各

割其土地而始罷諸國勒兵勸和土不能不俯首聽命歐俗與土政敎皆異又爲世仇其嫉土之自强較嫉俄爲尤甚故救土非爲土也恐奧與俄密邇平時內懼俄而外暱俄俄固虎狼秦諸國則連雞之勢倭非土比於歐洲之大局何與印度近勢日急英人自顧不暇於倭之大局何裨乃舍利害相同之中國而暱反覆無常之遠夷非其夜郎自大有以致之歟雖然當今時勢既不能閉關自治則交鄰之道固不能不講求倭之交鄰雖云下策差愈於無策耳

問漢初家給人足而人自愛重犯法由此觀之凡天下之盜賊姦宄皆凍餒窮迫有以驅之也西國囚獄只數十人監獄爽潔人以入之者爲恥鄉鄰之爭鬭間有窮極流民登高地以自墜

死者然不經見非由生業裕如有以養其廉恥之明效哉　答西人貿易致富者往往遷居於都會都會之地富戶既多政教易及故一切養贍貧乏之制悉力講求其政權操之議院議院者猶中國之紳士公所下情易達利弊易革易興而國人囂然不靖之機亦由於此西國有議院以爲可公好惡矣然議院之權仍操之一二有力者凡君民共主之國相權重於君主每易一相則朝局一變要地皆易置私人始得行其志否則議論紛歧事多掣肘築室道謀迄於無成法國之所以不競弊蓋坐此故議院者在英德可比明代之會推數人主謀衆皆畫諾也在美法則同處士之橫議植黨相攻志在專利也豈其初制如是哉權之所在衆之所爭無中外一也惟俄國之制不盡然尊上

抑下權自己操縱近於商君治秦之法蓄謀叵測故諸國皆畏之天下權勢分者不足畏可畏者其權一也其人傲很好勝久成風氣又性多躁急故盜自戕而不肯受有司之約束耳其開闢後於中國數千年故縱橫之風未漓閒存古制近來機智日鑿古意寖微而彼乃自以為文明之世天下生齒之繁莫過於中國人稠地窄失業者多故粵東繁庶甲天下盜風亦甲天下外國繁庶僅在都會窮鄉僻壤隨地可耕又其貿易之道長駕遠馭取利於他國而未奪小民之生計此千百年來習尚使然其俗異故其政異也西俗之差勝者在上下之情通而其所以能通者由於君民共主故君亡而國不亡乃君民共主之不已浸假而有民主之說浸假而又有人人各保權利之說近數百

年其說愈倡愈行故俄法美三國民氣至囂俄則求爲君民共主而未能法則君民迭主屢變而仍不愜美雖久爲民主而分黨相軋以固權位每易總統舉國若狂皆邪說之毒中之美自開國僅踰百年而俗已甚敝民主之法小國則可大國則囂歐洲弱小之邦仰人鼻息者往往以此自全在華盛頓爲官天下之公心在今日已爲家天下之捷徑結黨以謀保留者不一其人他日終亦如法人之君民迭主而後已美爲新造之國地廣人稀謀生甚易故內變不作其地僻在西半球俄人未大逞志於歐洲遠交而近攻無暇及美至英法諸國地醜德齊日虞俄之蠶食自顧不遑更無暇及故外患不生此蓋幸值其時得以閑關自治國用既省則賦自饒非其法制果勝於諸國也不知此中利害古先聖王

明知之而不敢行并不敢言所以一天下之心志使賢愚貴賤各安其分而民亦循循於禮義之中然後可以久安長治西人教猱升木不顧其後邪說一倡人人可帝制自爲而生民之禍亟矣殺機既動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徒恃煦煦孑孑以彌縫之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生民之初榛榛狉狉機智漸開搏噬相尚民不得已而欲羣遂其生也乃推尤智者以爲之主而封建之勢肇焉封建既久聖澤漸湮禮壞樂崩無所恃以相維相繫於是強陵弱衆暴寡遲之又久而混一之勢成焉當此之時士甚囂民甚願罹鋒鏑塗肝腦者動輒數十萬民厭兵革天厭禍亂乃始獲有息肩之一日而其機則始於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世非太古民非渾噩大小相噬自然之勢民之幸而了

遺者正賴有此名義以相持而可以各保權利之說導之乎凡事無亙古不敝之法道則足以維之使徒求利一時以曲徇愚民之欲必有一大害伏乎其中逮其敝也則利窮而害見此天道乘除之理所以警夫世之縱欲無等而託爲煦仁孑義以飾其美名者也古之聖人熟察乎久安長治之宜兩害相權則取其輕明天澤之分嚴冠履之辨春秋之法王則稱天召則書狩篡弑之賊人得而誅聖人豈其有私於人上而故爲是以厲民哉謂夫厲民之禍小賊民之禍大在易履之象曰辨上下定民志民志不定何以治國故孟子曰定於一一者君主也春秋時强陵弱衆暴寡滅國數十殺人盈城至戰國而漸成混一之勢六七雄者各擁其土地甲兵殘民以逞孟子惡之故曰善戰者

服上刑舉湯武以譏切當世故曰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求吾所大欲而不之恤而其所恃以恣睢暴戾者則由於視民極賤自視極尊孟子惻之故曰民爲貴君爲輕世儒不察遂以爲古者置君如弈棋天位可闇干矣聖賢言各有當其義晦於後人膠柱之見者何可勝數然而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不可易也封建之世地方百里耳目易周下情易達君臣上下以禮相親禮意既衰侈心漸啟於是乎有射肩問鼎之事陵夷至數百年兵連禍結而不可解逮漢之文景而始一治六朝五季之亂其故由於名教之不立四維之不張越數百年至唐之貞觀而一治復數百年至宋之眞仁而又一治漢文貞觀元祐之治何遽不若成康故後世之徽

敝在法制之不行而非法制之不善也自周之衰篡弑相仍夫子作春秋大義旣明睥睨神器者乃始有所顧忌名義之繫乎綱常者至重以此爲坊後世猶有結黨攬權飾公議以逞私圖者歐洲自羅馬以來君主民主迭相更置其治也以政事之修明其亂也以冠屨之倒置西人紀載歷有明徵故夫民主者徒便於亂民之藉口而非眞能以安其國者也名分之不正議論之日囂君不得以治其臣臣不得以治其民勢之所窮乃尊法律吏以法律爲師而人懷操莽之志各私權利各逞機械勢必出於弱肉强食而後已嗚呼聖人履霜堅冰之戒用意至深遠也西俗重法律以爲君與民皆受治於法君權太輕不得不加是也法律旣繁流弊日甚今之律師往往受人金錢意爲高下

與中國之讀鄧思賢書者無以異故曰有治人無治法三代以還上驕下諂民情壅遏此暴秦之遺患而非古先聖王明目達聰之本意乃以是咎中國法制之不善非所謂怒於室色於市乎詩譜序正義引鄭君六藝論云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鄭君之言可謂通知古今之變者矣此蓋時勢爲之歐洲開闢在後尚存封建遺制然所以維封建者遠不如中國故開闢在中國之後俗敝在中國之先亂氣狡憤張脈僨興其能久乎黃氏明夷待訪錄頗工持論而原君篇則多譌說凡事矯枉過正

未有不墮於一偏者也夫室有至寶而失之但當懸重賞以求其寶不得遂以珷玞爲寶也人有本性而昧之但當明禮義以復其性不得遂以情欲爲性也中國法制明備果能實事求是何患不復昔時之盛若其不能則虛名相市易一法增一弊又何取乎下喬木而入幽谷哉夫欲求士者無他焉在辨其誠僞而已矣欲治國者無他焉在核其名實而已矣仁之實莫大乎父子義之實莫大乎君臣兄弟以天合仁之屬也夫婦以人合義之屬也智者知此也禮者行此也信者守此也中國之所賴以立國者此也天屬之不知而兼愛可謂仁乎等威之不辨而爲我可謂義乎三綱淪九法斁天地或幾乎息而又何政教之足云西人於五倫中廢其四而一行以朋友之道女制男陰抑

陽事事倒置故嘗謂西人之類陰類也天下惟陰禍至烈而其勢常足以侵陽故聖人扶陽而抑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兼愛故無父爲我故無君親人如己兼愛之說也各保權利爲我之說也兵事陰事也故聖人後兵而先禮老氏墨氏之學陰教也故聖人明人倫而黜異端楊氏即老氏之學乃孔孟遏之於前而其說不得伸者二千年後異族忽奉之爲宗而侵軼我中國悲夫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東方之國生齒最繁神靈首出其爲教也主仁而尚禮文物之盛甲乎五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北虜自昔鴟張西俗暴陵特甚其爲教也主義而尚智喜夸詐急功利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西俗以

兼愛爲仁非吾所謂仁以爲我爲義非吾所謂義以尊女爲禮非吾所謂禮以牟利爲智非吾所謂智其文字則華文左行洋文右行其語言則實字居先虛字居後人名在上人姓在下若斯之類大抵與中國相反世人不察動欲以其相反者施之於聖帝明王相遞之地其可乎西俗不及中國甚多其有所長亦非旦夕收效之事效之者苟不探其本而徒枝枝節節以爲之利則未可必也而邪說之害已中於人心矣漢書西域傳自宛以西至安息國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安息今之波斯已近大秦尊女之風自昔而然蓋葱嶺爲天下之脊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故其俗之反乎中國者類如此今英國處極西而尊女亦惟英人最甚

問西人疑恆星皆爲至遠之日其說似鄰于惝恍既云地球繞日而行則地球在天空中必有時左時右時高時下之不同何

以地球之兩極與天空之兩極四時皆同一直線想西書當有理以解之　答西人以重學明之太陽有吸力地球與五星各有距力距力吸力有定則進退遲疾亦皆有定此理似尚可信吸力距力凡物皆有之若云恆星爲至遠之日五星與月皆爲地球則河漢無極之言存而不論可也天文家以五星爲地球而起算則金水二星不致割入地心省均輪次輪諸假象而得遲留順逆之數較爲簡捷要之亦假象也

問西學皆中國諸子之緒餘尤有關於兵法欲幷入子部書讀之願聞其略　答西人重學化學電學光學之類近人以爲皆出墨子其說近之關尹亢倉呂覽淮南論衡皆有之列子湯問篇有重學仲尼篇有光學皆與墨子說同抱朴子金丹篇言合

諸藥及水銀以成黃金卽化學之理黃白篇言雲雨霜雪以藥爲之與眞無異卽電學之理西人亦自言化學之法本於煉丹術士至機器本中國舊有之物近人考之綦詳或更欲附會於經典則無謂也重學本算學而加推阻力攝力分動靜二門凡物有重力有結力有愛力非結力不能凝聚非愛力不能生發小如鐘表之擺動大如七曜之運行皆有阻攝之力是謂動重學其靜重學則專論體之相定者如權衡輪軸滑車之類是已鄧玉函奇器圖說最先出近時李壬叔所譯二十卷尤精通算學後可習之此制器之本也化學爲用最廣理亦最奧凡氣有空氣養氣炭氣淡氣之別動物受養氣以生植物受炭氣以生化學家以硝强醋强諸水別輕養綠淡各質而化分化合之以

施諸用總署譯有指迷闡原諸書專明礦質上海譯本亦多電學有摩電化電吸鐵氣之分其理與化學相通摩電即乾電二金相摩以生化電即溼電二金感化而成吸鐵氣乃磁石所生之電也凡物鬱蒸則有電西人摩電化電亦此理而尚未盡近日用電益多當有更闡其法者光學以凹凸二鏡取光有平光折光歧光諸線其射光角必與回光角相等皆用角度以入算西國舊傳有製巨鏡發火以燒敵船者西人多不之信然以中土陽燧之法證之似未嘗無此理沈存中夢溪筆談有格術即光學也近時鄒特夫曾衍其說爲一卷湯若望有遠鏡說而未詳鄭浣香有鏡鏡詅癡近譯英人書二卷說頗簡明又有聲學之書尚無大裨於實用天地間惟水火風三者爲力至鉅故釋

氏言地水火風西人亦言水土火氣風即地輪之氣也西人別有氣學以明之其用電用光即用火其用汽即用火與水而用火之術尤精爲禍亦最烈蓋鎗礮即雷電之理其學先出故日精一日惟水與風之力尤巨今尚用之未盡他日必有更出新法者未知又作何變態耳

阮文達注大戴禮天貟篇頗有精義而據西法以證地貟己覺無謂又引周氏治平之言以水土火氣釋陰陽尤非解經之體古書皆言五行豈識有西人四行之說乎夫二氣者兩曜之所生五行者二氣之所播無二氣則萬物不生無五行則萬物不養盈天地閒皆動物植物動物其有知者也植物其無知者也物之產於地也上者以木括之產於地中者以金括之舉五行則兩閒無知之物賅括靡遺矣五行無知而有性性有愛惡故有生克苟無無性則無氣不足以養生而利用也五行應乎五緯而兩曜又爲水火之宗以火激水陽氣蒸灼斯五行之氣上騰動物由是生焉南北極爲日光不到之地則終古冰沍之物無由生其他有積歲無霜雪者有積歲無雷雨者皆視日光所及以爲準是故雷雨霜露者上騰下降之徵而以風爲之節宣風也者天之號令也然風與氣皆流行於空中有聲無形與五行之有形者不

類且去金木則兩間之物亦不備故儒書皆言五行西人不明其理亦無足怪若注儒書而以西說汨之是棄其實而寶康瓠也

農家者流中國本有其書卑無高論西國地廣人稀故耕種亦用機器若中國用此一夫所耕可奪十夫之利彼十夫者非坐而待斃卽鋌而走險耳北省或尚有曠地待墾者南省人浮於地何處可容機器西國政令每先加意於富民中國當先加意於貧民西俗重富輕貧富者貴而貧者愿民皆佃戶無能爲患中國風俗與之絕殊生齒至繁民多失業苟奪貧民之衣食嗷然不可終日一二桀黠者乘之則變亂生矣農夫終歲勤動所得甚微其力能購機器者乃中人以上之家寡矣富人哀此惸獨撫綏之不暇而可奪彼與此以饜其生乎醫學則中國鍼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且

中西稟賦異宜亦不當輕爲嘗試也西醫以流通氣血爲主近所譯書亦論血脈骨節者爲多初不知五藏生尅之理故用藥多猛烈强者猶可弱者鮮不僨事人之一身恃氣以行血氣絕則血凝西醫驗死者之藏府以律生者未必銖黍悉合也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西人之所爲王莽之法耳漢任宏校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爲四類古以太乙六壬遁甲爲三式本爲行軍而設故班志兵陰陽別爲一家之學趙邠卿注孟子以日月支干王相孤虛爲天時荀子議兵篇楊注亦云然其學與五行家相出入墨子迎敵祠篇尉繚子天官篇皆及其說（天官篇似衍孟子語意故有疑尉繚爲僞書者）唐宋以來兵書

如太白陰經虎鈐經武經總要武備志之類亦多及焉古人自有此學而失傳已久今惟術數家用之僞託尤多用兵而惑乎此必敗之道也今所傳者僅權謀形勢數家其技巧今無一傳蓋形而下者之事隨時隨地不同故不能垂諸永久西人著書但有形勢技巧二者而權謀罕聞焉近年西國兵事莫大於普法之戰南北花旗之戰觀其所設施大要在爭先著得地勢皆中國用兵之常無他祕策也西法行軍無輜重凡步卒一人自携餱糧器械之屬約重八百五十兩故雖强力之夫久將弗勝其能迅急赴利者以此其戰而易困者亦以此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西人頗類

乎此惟海戰是其專長可補中國兵書之闕然一鐵甲需百餘萬一輪船需數十萬一魚雷一巨礮合需數萬綜計非二三千萬不能成一軍而中國能充船主者尚不多見借材異域平時則可臨戰則辭海戰以輪船爲營壘西人征稅旣重民債亦繁合君民上下之力以成其事則事易舉中國俗尚不同又安得此財力以嘗試於不測之淵乎故海防有守法無戰法戰亦守也要當於陸師加之意耳 此後不用兵則已用則大利害在陸而不在水陸路處處相連火車而西可達豈必盡由海道特我之海防仍不能弛備多力分則有之耳軍事非歷練不精貴在用其所習兵無强弱視其將以爲强弱苟非積習甚深皆可勇可怯之兵也陸師易集海將難求風氣初開固當令學者精益

求精以備干城之選然若盡塡黃金於滄海而陸防或以財匱而反疏人將避實擊虛尤爲可慮洋將戈登嘗言借用洋員未足深恃又謂中華兵力在海旁小河不在洋面蓋我之地勢軍情皆與島夷不同也海戰乃專門之學須學問膽識二者兼勝取材較難即如魚雷爲攻鐵艦之利器而機括極繁其裝藥僅在首節餘皆較量遠近高下之機器分杪稍差即難取準雷船又別爲一式遠望已知鐵艦避雷之法近亦益加精密凡若此類皆爭勝毫釐之事非心靈手敏者不能精即技藝已精而未經戰陣尚難深恃西人恃其藝事縱橫海上機巧日鑿渾沌日死譬諸家有不肖子弟挈累世之積蓄以供浪費反自詡豪富爲暴於鄰里氣運所值天亦無如之何中國既不能閉關自治安得不亟求禦侮之策況中國亦有能自出新意以制器者不勗之而反抑之抑之者過也然或略窺西學門逕而遽中其毒則尤人心之巨患凡事不爲

人用而後可以用人未有濡首其中而不爲所溺者也西國民氣至囂加以利器如飲狂藥終必死亡然其禦侮則不惜上下一心以爲之制器者獲利將兵者愛名中國頗與相反利器亦安足恃西人知中國民氣之難犯必借端挫折摧剛爲柔而後可逞其大欲其於南洋諸國皆然故欲禦外侮必先作忠義之氣屏浮華之習而後可與言西學也

問西教爲中國利害　答古今立教未有如西教之淺俚者歐洲諸國靡然從之眞大怪事即此以觀西人之智本不如中國遠甚也中國從之者多爲利誘皆愚無知之民然天下愚民多而智者少兼復動之以利隱憂正未有艾耳尉繚子曰賂其豪臣以亂其謀此戰國時策士之術故秦散金十萬而天下之士

國漢散金四萬而項王之將疑俄人欲使布奥瑞士諸國瞿歐洲之連橫相拒也亦往往以重賂撓之利之所在大者且然況愚民乎此輩攘攘皆爲利往撓大計則不足爲耳目則有餘鎭海津沽諸役其明徵已

問近人至外洋者所記述瑣率居多何歟　答洋人游歷者半爲傳教之人用財既有來源自無所吝又以爲專門之學畢生之業故不憚艱阻而爲之中國之至外洋者不過歷其都會而止所取材者皆習聞習見之事欲覘其國之强弱民之情僞彼固善匿我亦未必善問不可驟得也且外夷覬吾土地特借游歷爲名以探道里覘風俗用意固甚叵測中國自守不遑安能勞師襲遠政教不同采之亦無大益語言各異譯之且不勝煩

技藝之學各有專家又豈遊蹤一至所能探其奧窔哉紀西事者近書甚多大抵以資談助惟　京師同文館及津滬製造局所譯諸書頗資實用其他亦間有之要不多耳今天下爲我隱患者莫如俄道光時俄人曾進書籍三百餘種其國之政教風俗與地兵法下至器物種植之書無不備雖今昔情形稍殊而大致具在若擇其要者繙譯之頒諸海內俾人人周知其情僞以籌制防之術不且視近出諸書信而可徵歟或謂俄之疆域日廣非舊籍所能盡其技藝遜於英法德美諸國但譯英法德美之書足矣不知俄國者在務其政俗不在區區技巧之末彼國幅員雖闢而舊有之地固無增損其風土亦豈能驟變耶

問人若以管窺月不使目中見地面各物則自初升以至中天均等大耳猶一船泊于港汊之內而覺其大及放乎大洋遂覺

其小乃人心意見之私非船有大小也　答此即所謂矇氣差若以管窺月目力為管所束能使變易眞形非善法也遠鏡愈大者視物愈眞即此理船泊港汊近視之則大遠視之則小此目力遠近之分亦非確喩地以外皆水也地球旋轉而生風風力能阻水力旋地不爲水侵猶之舞劍風生灑以水不能入也山川人物之氣聚而上升可阻風力地愈高風愈大以其氣漸薄又無物以蔽之耳地毬繞日而行日為水氣所蒙遂能映小為大算學家謂之矇氣差惟地心正對太陽時乃太陽本輪之眞數也

問更事之初其失必多然不經失事則識不能精殆孟子所謂德慧術智存乎疢疾也　答失事亦有大小之別小德出入尚

無妨若大事亦任其出入則一蹶不振者多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千古處事之則正不獨行軍爲然也

問人之識見雖賴讀書然更事不多殆亦不能切實　答此猶醫家多識古方又須多臨證也泥古方者殺人不臨證不可爲醫然但臨證而不讀書終非良醫故古人譏不學無術又曰通經所以致用更事多而無學術世故愈深趨避愈熟自以爲天下之至巧矣而抑知其巧於造物耶天下大事之壞壞於揣摩迎合之徒彼即不迎合揣摩亦未必不富貴利達況富貴利達豈有止境知足則布衣可以樂道不知足則天子尚欲求僊以身殉䚡亦良苦耳詩言自求多福謂當修身以俟之使禍福皆可趨避古來豈尚有得禍之小人哉

問方志引書體例　答引書注出處唐以來多有之　國史儒林文苑傳初稿亦然逮進　呈時仍刪細注蓋此本非史傳體裁也史傳宜鎔鑄各書成一家言使徒排比舊文則無爲貴史才矣陳志以上作史者莫不有微指存焉史之蕪自沈約魏收始故新五代史爲足貴特其詞旨甚明而無微顯志晦之意故去三史尚遠要亦時代爲之至近世之史乃長編耳若方志與國史異方志爲古列國私史之遺皆所以備國史之采擇者其體與　國史傳初稿正同故當用注出處之例近人引書非但注出處并注卷數謂可杜展轉販襲之弊不知此尤便於販襲徒爲冗贅殊不雅觀此乃蒐輯佚書之體例而以施諸著述無怪其書之蕪矣

問金石有益經史似可涉獵及之　答石刻之益於史者惟年月地理官制諸端須史學通貫乃能及之其中眞贋錯出宜加審訂未可全據也王氏金石萃編不甚爲金石家所重以多錯誤也然網羅閎富究有裨於史學若黃小松牛空山徐紫珊諸書鉤摹雖精乃賞鑒家之事非史學所亟其他可以類推近時張松坪金石聚分別眞僞頗嚴爲鐘鼎文字之學者自是博雅文人之事於經學無與一字之歧言人人殊郢書燕說蓋多有之且鐘鼎與籀篆殊科幷無關於小學有經學家之小學有金石家之小學以金石治小學者其言多穿鑿附會王氏說文釋例甚精而其據鐘鼎文以爲說者則不盡足據鄭氏汗簡箋正抉別綦嚴可障小學之狂瀾爲其學者他無可證不得不援經

訓及小學諸書以張其說若轉以之證經乃經學之大戹也翁覃溪謂金石可證史不可證經其言良是見復初齋文集若薛氏阮氏鐘鼎款識洪氏隸釋顧氏隸辨之類皆援經典以自重非眞有裨於經義即有可證經者亦不過考文字之通假繁徵博引聚訟不休於經之大義絲毫無益非惟無益經義而已以鐘鼎言古文殊形詭製變幻紛紜而字學之源流反不能定學者不致力羣經而專講六書不博稽諸史而捜羅金石異乎吾所聞承平之世學士大夫閒暇無事出其餘技寄興於斯小道可觀賢於博奕若時當多故旋乾轉坤儒者之責匪異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堅卓乃能爲學古之學者類然四部書當讀者甚多日有孳孳猶虞不給豈暇究心於瑣碎無

用之物哉

問洪文襄奏對筆記　答此是僞書其中罅漏極多又似經生策括蓋卽今人所爲而嫁名於文襄者然敢於僞造　天語可謂無忌憚矣

問杜律詩似有樸拙之氣故覺厚重太白詩似太伶俐　答詩至杜韓握拳透爪實爲前此所無所謂子美集開新世界也猶顏柳之書盡變古人面貌而至今學書者莫不由之古詩比興居多自杜韓出而賦體多於比興僭三百篇之有國風不可無雅頌也太白詩猶有漢魏六朝遺意未可以伶俐少之學詩能從樸拙入手其成就必有可觀第不可以粗率生硬爲樸拙耳杜詩原本忠孝其性情之肫摯隨處涌見雖許身稷契未知如

何然於溫柔敦厚之旨則深有契矣以公之海涵地負宜等齊梁於蟬嘒而力推顏鮑不廢王楊此其所以爲大也

問談龍錄爲辟阮亭而作王氏箸作未經全見趙氏所論則甚切理饜心似較王爲能心知其意者　答有才氣者無不喜趙而擯王要之才力神韻二者不可偏廢袁簡齋謂阮亭詩一代正宗才力薄阮亭才力固不甚薄惟修飾邊幅乃覺其薄耳故其詩鮮敗句亦少蒼莽之氣然其含蓄不盡意有餘於詩自是唐賢正軌　國朝言詩者究無以尚之分甘餘話曹頌嘉禾常謂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古絕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行乎其所

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余詩如鑑湖一曲放翁遺山以下或庶幾耳案後人之評漁洋毀譽多過情不若其自評之確所謂得失寸心知者

問水經注引山海經謂之浙江案山海經云禹治水至於浙河此云浙江疑誤　答山海經自有浙江出三天子都之文見海內東經北方得水皆謂之河南方得水皆謂之江然亦多互稱者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制河卽浙江史記索隱引晉灼音浙爲逝逝制同聲

吉林黑龍江邊防考曰咸豐時定界自額爾古納阿遜雅克薩城又北逮尼布楚城沿黑江而東　評曰尼布楚俄名揑爾臣斯科自康熙定界時已歸俄其定界碑文以烏魯穆河附近之

格爾必齊河爲界此安巴格爾必齊河也立界牌於河東岸其東三百餘里又有格爾必齊河東距我屬之雅克薩城俄名阿勒巴沁千有餘里西距俄屬之尼布楚城四百餘里而以尼布楚爲互市之地其黑龍江之南則以額爾必齊河爲界凡南岸墨里勒克河口即胡文忠圖之謨里爾肯河所有俄人廬舍均徙北岸此其北界距我黑省之呼倫貝爾甚遠而西北界與車臣汗蒙古連者則近故黑龍江外紀言呼倫貝爾距俄邊僅二百餘里也至咸豐和約則抹去格爾必齊河一層但云什勒喀額爾古納河會處爲界於是雅克薩城之向歸我屬者今亦歸俄什勒喀不見於中圖蓋即俄圖之塔洛甫喀河當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之處而邊地荒莫江南之金鑛爲俄人越界私挖

者甚多近年我在漠河開礦即胡文忠圖之謨河亦曰墨河欲以杜其侵越亦以固吾邊圉耳但黑龍江雖爲兩國行船之地此載在和約者而彼有船我無船今赴漠河金礦者皆趁彼輪船以往江凍後則賃彼耙犁以往耙犁若北地之冰牀國語謂之法喇見御製樂善堂集吉林土風雜詠轉須經彼之屬地欲固吾圉亦未易言

又曰若襲朝鮮但隔圖們一水　評曰朝鮮與圖們江相連者爲咸鏡道之慶源府其地林木叢雜山徑險阻在朝鮮爲極邊之地俄人雖眈眈虎視然由此進兵路迂而遠尚非首衝也琿春之宜重者以吉林進兵要道若由此以擣朝鮮恐俄人未肯出此下策

又曰今之籌吉林防務者謂俄若由黑頂子偸渡圖們江南可拊朝鮮之背北可抄琿春之後琿春失則攻朝鮮益無顧忌

評曰西國聯盟禁俄兵船出黑海而自德法構兵前盟遂毁黑海爲土耳其所屬國勢日衰亦不能終阻之且俄旣據海參崴爲巢穴造船甚便今更欲使朝鮮歸其保護苟得朝鮮爲泊舟之地則海道來往自如我之吉省勢且中斷并不必由圖們江進師也特朝鮮仁川海口爲各國通商所萃俄强則英弱日本尤忌俄尤深俄人之圖朝鮮亦俟人剝膚之患此二國者未必肯晏然坐視恐戰鬬方自此始耳

新疆形勢論曰南路始於哈密西行爲闢展　評曰闢展爲回疆要道臺站即在其西由哈密西行四站曰瞭墩又西五站曰

七克騰木亦作齊克塔木有南北二道南道稍近苦之八煙有怪風故多由北道其地有風戈壁宋史西域傳所謂鬼谷口避風驛即古之白龍堆也今名噶順沙磧又西二站曰一盌泉有路可越天山出古城子東俗名小南路咸豐間曾封禁今已弛又西二站至吐魯番自哈密西至吐魯番千一百里其東二百一十里即闢展其西二百里為蘇巴什溝山勢險要又西四站站地臨戈壁水薪極艱又西五站至哈喇沙爾為南八城之首自吐魯番至哈喇沙爾一千二十里城南逾開都河或作海都回語謂曲折也俗稱通天河水經注謂之敦薨水南注博斯騰泊即水經注所稱敦薨之藪也二站至庫爾勒回莊自此以西人煙漸密英庫爾勒回語觀望也地勢軒敞故名新疆道理如

西域圖志新疆識略回疆志諸書皆載之哈密以東則秦邊紀略言之尤詳

又曰慶綏城而北爲綏靖城　評曰綏靖城雖省會之肩背而其地荒蕪不易經營城外卽鄰敵境幷不易設守故塔爾巴哈臺卽綏靖城塔爾巴哈譯言獺也其地多獺故名須屯勁旅而後可固烏垣之後戶也庫爾喀喇烏蘇卽慶綏城今設直隸廳於此哈喇譯言黑烏蘇譯言河爲烏垣之屛蔽亦爲綏靖伊犂之樞紐烏垣西行十八站至伊犂而慶綏在其中伊犂東北行十二站至綏靖故言形勢於今日西北路幷當加意於慶綏矣

又曰惠寧城將軍駐之其統九城　評曰伊犂九城賊毀其六近年議籌修復亦未能全總之伊犂雖歸璧而拱宸城外卽爲

敵境南北要害又多爲所割若以新疆形勢論之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其樞紐則在伊犁伊犁形勝已失俄人遂專注南路屯兵塔爾巴哈台舊有八城安集延其一也乾隆以來屢曾擾邊近爲俄所并故俄與我鄰欲窺南路之喀什噶爾今設疏勒直隸州西域水道記云由特穆爾圖淖過巴爾琿嶺渡納林河穿行布魯特境內計一月可至葉爾羌喀什噶爾案回疆西四城皆在伊犁西南由阿克蘇逾木素爾雪山至伊犁道極艱險回語謂冰爲木素爾唐元奘西域記謂之凌山凌即冰也山在阿克蘇城北四百四十五里伊犁惠遠城南六百五十五里故舊制伊犁每歲遣換防兵於喀什噶爾皆由巴爾琿嶺之道今地爲俄割此道不通矣其地東可控回疆南可窺藏衛回疆通藏衛有四道其和闐踰棟科爾庭山之道則康熙時準夷襲藏

衞所由也今英人亟窺西藏俄亦屢遣人探道欲互爭其地故今日之喀什噶爾最爲重鎭西域舊有成書近今敵情雖異而其形勢則終古不易兵機一日百變非可空談惟輿地之學則應儲之有素雖險要視兵勢爲轉移但夙昔講求之功固不可闕耳

無邪堂答問卷四